

A Collection of Crime Stories

TANIZAKI JUNICHIRO

03

犯罪小说集

TANIZAKI JUNICHIRO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周瑛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ANIZAKI JUNICHIRO

犯罪小说集

[日] 谷崎润一郎 — 著

周瑛 —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犯罪小说集
Fanzui Xiaoshuo J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犯罪小说集 / (日) 谷崎润一郎著 ; 周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ISBN 978-7-5598-0791-5

I. ①犯… II. ①谷… ②周… III. ①犯罪小说—
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24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6.5 字数：107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300 册 定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比起现实，我是以梦为
基础生活的男人。

目 录

有前科的人	001
柳澡堂事件	043
被诅咒的剧本	069
途 中	125
我	149
某份调查书中的一节——对话	169
某次犯罪的动机	189

有前科的人

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还是一个艺术家。当我因可憎的道德败坏罪而将被送往监狱的时候，平日崇拜我艺术的俗世里的家伙们会有多么吃惊啊。哪怕犯罪的性质跟女人有关，也会得到这样那样的同情，可是，纯粹因为金钱问题而进行欺诈的话，引起所有人的憎恨也是理所当然的。到最后的最后，对我很好的两三个朋友也在那次事件以后完全放弃了我。不！连我自己也放弃了自己。

“混蛋！为了一点点钱就做出那么肤浅糊涂的事。都已经这样了，我还能被称作艺术家吗？哎呀，被大家称作什么崭露头角的艺术家、旷世奇才之类，连自己也很自恋，

可是，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我对自己这么说。通过这次事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自己的优越感被伤害了。世间那些家伙说我欺诈，被他们叫作坏蛋、道德败坏之徒，我也未必会那么悔恨当初（实际上不道德这一点是我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不觉得被他们这么说有什么不合适）。欺诈也罢，坏蛋也罢，因为我是天才，比俗世里那些善人更加睿智，因此在这点上我相信，我属于比他们优越的种族（即便不信，我也尝试着那样为自己辩护）。但是，应该是优越种族的那些人，触犯了他们制定的法律，应该接受他们社会的制裁，就算被投入监牢，我的心中只要还存有优越感，那么我或许还有呼喊“优越”的权利。好悲伤啊，我已经完全自己看轻了自己。当我的命运与监狱连接到一起时，我以往的傲慢消失得无影无踪，胆小、没有自尊、软弱完全占据了我的头脑。我没脸面对世人、面对我欺诈过的对象。过去我以为我比他们优越，实际上我却不得不感受到我属于远比他们劣等的阶层，智商低下、勇气不够，是个应该被同情的蠢货。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恨我、诅咒我的人，在我入狱以后完全改变了态度，反而对我的先天缺陷充满了怜悯之情。他们完全把我当残疾人，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同情我的毛病，把我的犯罪当作笑话。就这样，连我都认为自己被同情、被视为

滑稽之类也是理所应当，我终于逐渐地自感卑微。实际上，变成这样，人也就完了。……

二

那个时候，即便落到那种田地还没有放弃我的人，只有我老婆和朋友村上。我真的必须衷心感谢他们俩。如果没有他们俩，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某些事就上吊自杀了。

“关于你进监狱这件事，俗世的人不了解你这样的家伙，他们吃惊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没有必要失望、沮丧呀。你犯了道德败坏罪，这和你平日里的性格一点也不矛盾。你很早以前就知道，在你的一生中，肯定会发生类似于这次的事件。我知道你是那样的人，而且相信你有天分，所以即便现在也相信你。连我都可以预想到的事情，你不会想不到的吧。你并不是因为这次的事情而第一次被人同情。你以前是个非凡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应该被同情的有缺陷的人。只是，在这次东窗事发以前，你总是看着自己优越的方面，往往忘记低劣的方面。但是，即便你忘记了那些，也不代表你不知道。别说知道了，你不是经常诅咒你那些与生俱来的臭毛病，并为之叹气吗？现在感到狼狈、可惜，已经来不及了。特别是因为这次的事件

而丧失自信，岂不是很滑稽？你的自信从一开始就只是因你的艺术而存在。你往往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把旺盛的自信扩展到不合理的范围，把它带到你的整个人格中，这就像我们因为某种食物可口就认为它有营养一样，是错误的。你的人格从一开始就是零，而你的艺术天分从一开始就很了不起。即便今天你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依然对你的艺术持有自信。人格上残疾的人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说法虽然也无可厚非，可是，这毕竟只是那些嫉妒你的平庸之辈的世俗说法。对于像你这样应该被鄙视的违背道德的家伙而言，把伟大的艺术品献给世界，就能有力地打破他们的世俗说法。你脑海中的不道德和艺术性的空想既然都是上苍赐予的，就没有办法人为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阻止地球转动一样，对于你的犯罪倾向以及艺术感悟我们也束手无策。你之后还会经常做些坏事，会被投入监狱吧。还会发布一些震惊天下的作品吧。你和小偷扒手都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同时还可以跃进但丁、米开朗琪罗的世界。你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能大摇大摆走人间正道的丢人的残疾人，一方面又始终自恃才高。”

三

这些话，村上写在了一封很长的信上，寄到了我的身边。我读了那封信，平生第一次体味到感激的泪水（我原本就和其他罪犯一样是生来爱哭的人，很爱哭的。但真正地发自内心深处地流泪，只有那次）。那封信确实是救了我。自从读了那封信，我突然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不再想自杀的事了。我曾一度放弃了自己，现在自信再一次突然间从远方而来。“因为我在社会生活方面是一个残疾人”——从这个前提悲观地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属于应该被鄙视的劣等人种。”但是，从同一个前提还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我的艺术是天才般的。”反思自我，过去所犯的罪令我感到羞耻，同时，我又不得不相信自己拥有艺术天分。我的勇气增长了百倍。我把村上的来信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凝视着它，想了很多……

原来如此，按照村上所说，我是一个应该被鄙视的违背道德的家伙，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我还是一部分朋友，很早以前就很清楚。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多次欺诈盗取他人物品。在此次东窗事发之前，为什么这一点没有成为特别严重的问题呢？我的友人、崇拜者和父母等人，虽然以前都纵容我这个恶棍，可是当我的行为正好触犯了法律的

时候却一下子变得看不起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被送到监狱这个事实给了我一个作为罪人的漂亮形式，但只靠这一点并不能表明我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他们喜欢我、崇拜我、保护我的理由，如果出于我是天才这一点的话，就没有理由因为我的境遇发生了外在变化，而突然摒弃我、厌恶我。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村上的态度是坚决的。或许是我比较自恋，他认可我的天分，也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天才。

或许那些俗人以前并没有认为我是如此无耻吧。他们甚至以为我使的那点坏往往是艺术家不守规矩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坏人。文明社会的人基本不会把别人当作坏人的。只要不是石川五右卫门¹或者村井长庵²这样的人，不是安特那样的恶党，一般的罪人都会被划入好人的队伍吧。他们如果不相信“我们所活的世界里好人多”，就会很不高兴。因此，他们一旦在自己周围发现坏人，就从各个方面对那个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解释，为他辩护，为他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把他当作好人。而且，他们懂得这种解释是现代的。

1 石川五右卫门（？—1594），日本安土桃山时期的盗贼，因偷盗丰臣秀吉的名贵茶器被捕，受釜煎之刑而死。事迹被改编成许多文艺作品。

2 村井长庵，话本、歌舞伎中的角色。后用以代指凶恶无德的医生。

四

比如，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由于犯事被送到检察院，他们就一定会这么说：“那个人其实人也不坏，只是比较傻。”就这样强行把罪人当作好人。“老好人”“傻瓜”等性格特征是把他当作好人最有力的证据。

他们的借口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易怒、胆小、神经质——这些特质好像都不符合他们对“坏人”下的定义。

“他看起来像个坏蛋，但是会马上生气。所以，他们说人还是不错的”，“那人很聪明，但是胆子小，不会做出什么坏事吧”，他们凭借这些简单的理由就毫不费事地将某人当作了好人。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他们想要把他人当作好人，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快，并不是同情弱者的结果。

尽管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违背道德的家伙，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由于我具备了他们眼中好人的特征，因此长时间以来免于被划归成坏人。我不是傻瓜，但是确实在某些方面易怒、胆小、神经质，是一个好人。得益于此，每当我做坏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人并不坏”。最后我就以此为荣，逐渐成长起来。

大家把我当作好人，来之不易，我当然不想成为坏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算是个坏人。我老实、胆小、易怒，到底凭什么说我是一个好人呢？好人与坏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差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真理。问题就出在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就是世人所说的那般暧昧。有不同的观点表明，两者之间有相当明确的区别。

让我说的话，好人与坏人的区别还是要归结为有无“诚意”或“感情”。这样说的话，肯定有人反对吧。他们会说：“世间的人都有诚意。无论是什么样的坏人，诚意肯定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个位置。”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想告诉你：“至少确实有一个完全没有诚意、没有感情的人。那就是我。”

“但是，你看到他人的不幸而流过泪吧。那不是你有感情、有诚意的证据吗？”

如果有人这么问，那他真是太憨厚了。泪水之类就是看了乡村戏剧“寺小屋”¹后哭得稀里哗啦。泪水难道是“诚意”“感情”这样的证据积累而成的吗？

1 指傀儡戏净琉璃《菅原传授手习鉴》第四幕中常演的名段。

五

我最初也是对眼泪充满了信任。被父亲教训的时候、唯一的妹妹死了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想着“啊，我做了坏事”“啊，好可怜”，一个劲地放声大哭。“既然如此哭过，现在心中涌出的感情也一定是真的。我这次一定是后悔了。真的是变成了好人。我还是有诚意的。”——我已经记不清这样高兴地想过多少次。可是偏巧眼泪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从人类灵魂深处喷出的泉源，而是被极为浅层的心情或者情趣所支配的。毕竟，感觉极其敏锐的人面对包裹在自己周围的情绪时，会变得爱流泪。

根据我的经验，与好人相比，坏人对心情的感觉是更敏锐的，尽管这点让人不可思议。所有带有犯罪性的人，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情操，完全被周围的气氛所左右。他们特别会察言观色。对方要是很悲伤，他们也会马上悲伤起来；对方要是一位清高之士，他们也会突然变得像好人一样。所以，坏人比好人爱流泪得多。

由于对气氛的感觉敏锐，他们往往比较神经质，也比较聪明。虽然他们在做坏事，但是，根据当时的气氛，他们也会痛恨坏事并进行攻击。那个时候他们的感情绝不是假的，他们心底就是那么想的。

我也和很多坏人一样，由于对象不同而心情不同。一和好人说话，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由此就会赞成对方的意见，觉得和对方想法一样。最后，那个好人想说的话、在考虑的事情就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偶尔，我会刚好说中对方的心事，获得对方的认同，于是我就得意忘形，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因此，只要是跟我说过话的人，哪怕只有一次，大抵都会喜欢我的。

我想坏人之所以骗人，并不是由于他对欺骗有兴趣，而是期望被别人喜欢，从而顺从于此人。与其说坏人在骗人，不如说他们因为被别人喜欢而感到快乐，从而言不由衷。

“没有那样矛盾的道理。如果期望被别人喜欢，又为什么会干坏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回答：“我认为，正因为是坏人，所以才想要博得他人的喜欢。”或许这样的心情只有像我这样的坏人才能够真正理解吧。

面对善与恶的种种心情，坏人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但是，这种心情只是极其表面的东西，绝不会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我是个被人讨厌的坏人”这样的意识一直潜藏在他们灵魂深处，这和分分秒秒不停变化的心情没有关系。因此，所有的坏人都时常感到孤独，为寂寞而烦恼。他们期望被他人喜欢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六

但是，无论被他人如何喜欢，与他人的感情如何融洽，总之，无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发展到哪一步，超越内心的事情是做不出来的。越被他人喜欢，与他人的内心越一致，就越发感到孤独。自己与对方表面上再怎么亲密，性格的本质里还是有无法战胜的不同之处，“自己是与生俱来的违背道德的人”这样的偏执想法不断地缠扰着他们。我是一个坏人，不明白好人心理状态。听说有人说过，好人就算再怎么孤独，也可以通过神灵和良心的力量得到慰藉。真正懂得孤独含义的人不正是坏人吗？他们孤独的背景里没有丝毫被称为神灵、良心之类的光明或者颜色，只有黑暗和暗淡。为了忘却难以忍耐的孤独，他们不断寻求与他人的交往。他们的交往，大抵也不过是以热热闹闹地说说笑、喝喝酒作为目的，看看戏剧、吃吃美食而已。

但是，人们并不能完全靠心情来和对方交往。长久的交往中，潜藏在彼此内心深处的灵魂相遇的机缘，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到来。那个时候坏人会被好人抛弃。虽然我在坏人堆里，但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所以我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始终谨慎小心，尽量不和对方建立那种灵魂相撞般的亲密关系。为了这一点我都不清楚自己费了多少脑子，

损伤了多少神经。尽管我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维持表面上的交往，但是，交往对象中就有些人一个劲地跨过距离，敞开自己的内心想要进行真心的交往。我心里一边喊“我是坏人，你这么做让我很为难”，一边无奈地露出本性。最后，在对方面前多次忘恩负义，做些严重违反道义的事情，绝交自然不用提了，最终我还主动远离了对方。特别是我又别于其他坏人，在诸方面拥有崇拜者和监护人之类，这样的危险就更多了。那些有钱、正直、酷爱艺术的慈善家慕名前来，每每都让我感到一种不安。

每当 I 想到“总之也会与这个人绝交的吧”，一股郁郁不乐的寂寞和悲伤就会涌上心头。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就会一个劲地做坏事，早点和对方断绝关系，或者淡淡地和对方交往并设好防线，以防被对方的诱惑所胁迫。

七

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认识的人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人是很好的人，就算他们因为我做了一些忘恩负义的事而和我绝交了；另外一类人，我不会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并且会形式上很有分寸地保持与他们的交往。这样分类以后，就以这样的目的和他们交往。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我